清平山堂話本

花燈轎蓮女成佛記

入話

六萬餘言七軸裝　無邊妙義廣含藏
白玉齒邊流舍利　紅蓮舌上放毫光
喉中甘露涓涓滴　灌頂醍醐滴滴涼
假饒造罪如山嶽　只須妙法兩三行

却總白過這八句詩是大宋皇帝第四帝仁宗皇帝做的单做着讚一部大乘妙法蓮花經極有功德爲何說他自家今日說箇女娘子因誦蓮經得成正果這女娘子的父親姓張字元善册王氏夫妻二人無一男半女原是襄陽人氏家傳做花爲生流寓在湖南潭州開箇

花鋪平日好善只好看經念佛齋僧布施二人心中常常不樂自思量傍中年之壽不曾生一男半女如何是了每日在門前坐地只見一箇婆婆雙目不明年紀七旬之上頭如堆雪朗朗之声背誦念一部蓮經如瓶注水張待詔道我夫妻兩箇如今四旬之上無男無女正好修善如何得他教我看此卷蓮經則箇看他許大年紀在街頭吃化想他也無男無女了如此這日叫婆婆來門前張待詔娘子盛一碗飯一碗羹齋這無眼婆婆遂問道婆婆你多少年紀婆婆道老拙七十五歲了王氏道你在那里住家中有甚人管顧你你眼見也不見婆婆道老拙無箇男隻女在百斯求院子里住兩目青

百暑見些兒兒毎日出來看經吃化自曰十歲無了丈夫五十歲壞了眼平日只愛看經道今看五十餘年經了因此背誦如水說罷王氏道可憐可憐婆婆是這般健便好倘有些病痛何人伏侍你怨一日歲壽終誰來斷送你我有一句話與你說不知你肯否婆婆道不知媽媽有甚說話王氏道自從今日起你搬來我家住毎日只在我家吃飯量你一个老人家吃得多少你便教我看這部妙法蓮花經教得我會時無甚相謝你待你百年之後壽終我夫妻二人與你帶孝如毋親一般断送你意下如何婆婆聽了滿面笑容道是婆子那里得這般福分君教看經甚是容易豈敢指望相謝但得媽媽

收留實是萬幸張待詔娘子聽說了大喜便交婆婆歸去百廝來院子內收拾了麁衣破衫便來婆婆去不多時來到張待詔家里住當下王氏便燒湯與他洗浴換了幾件潔淨衣服與他着別折一個房交他住卧每日搬茶搬飯與他吃早晚之間燒一炷香一隻卓兒上安着經共婆婆對坐了同看王氏從來却識字看着經本讀婆婆肯念一日三三日九不則一日教得夫妻二人每日看念如瓶注水王氏每伏侍婆婆並無怠心自此一住三年有餘忽然間婆婆看着王氏道婆子在此高惱三年今晚去也王氏聽得大驚道婆婆你在我家我夫妻二人不曾有甚言語你從來說道無親無故你却那里去婆

婆笑道借你肚皮裡安身則箇王氏笑道我却只道箇
原來婆〻取笑耍當下只是取笑過各自去睡次日侵
早王氏唉道婆〻如何不起逕到房前推開房門只見
婆〻端然坐化於床上王氏大驚出門外和丈夫商議
只得買箇龕子盛了停了七日做些功果與他以舉擡
將出去衆隣相送至山林邊燒化了第三日收拾骨植
葬了不在話下王氏自從没眼婆〻死後便覺腹中有
孕漸〻腹大看〻十月滿足忽日傍三更時分肚內陣
陣疼來張待詔去神前燒香點燭禱告不在是男是女
保護快生快養顧箇婦人伏侍了張待詔許下愿心拜
告神明覺道自已困倦便去床邊畧合眼只見白頭婆

子從外面哭將入來便望房裡去張待詔隨後[illegible]入來被門檻一絆一交驚將覺來却是夢裡聽得鼓打三更自思量道怪哉我道明白的事却是夢裡說由未了只听得呀々地小兒哭响連忙看時已自妻子分娩了又得快顧來的婦人伏侍張待詔見是箇女兒却和那没服婆々一般相似當下張待詔甚是喜歡當日過了第三做了三朝看々滿月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漸々長成一周取名思量婆々的看經事取名蓮女又早七年之期這女子件々聰明見經識經見書識書隣近又有一箇學堂教此女子入學讀書不過一年經史皆通甚實奇異父毋惜如珠玉夫妻二人每日齋僧布

施隨喜看經在家做些花朶只听得街坊人熱閙又聽得鼓鈸聲喧張待詔出門問做甚麼鼓鈸响有人道能仁寺長老惠光禪師引衆僧來抄化齋粮因此閙熱不在話下且說蓮女在學堂内讀書听得鼓鈸响走出學堂看一看見能仁寺長老惠光禪師坐在轎上與衆僧沿街抄化披䠇只見蓮女猛然搶上前來用手扯住惠光禪師學人咨問堂頭大和尚我有一轉語敢問和尚則箇道

龍女八歲獻寶珠得成佛道奴今七歲無寶珠得成佛否蓮女道罷只見惠光禪師不荒不忙便道何不投院子裡來此處又無法座蓮女道我不理會得只還我問

頭來以手扯住長老衣服扯下轎來扯得長老團團的
轉滿街人都嚷起來驚動張待詔正與妻在門前做生
活听得人嚷走出街上打一看只見有人說道待詔你
的女兒有些風了扯住和尚問他討甚麽問頭故此作
嚷待詔見說連忙走去分開人衆打一看果是女兒扯
住長老急忙便道我女兒有些風看我面莫要責他一
頭說抱了女兒便走回家當下衆人都散了長老上了
轎於路抄化去了且說蓮女爺抱回家娘吃了一驚道
女兒下次休得如此被人恥笑似此之後又過三五日
忽然不見蓮女諸處無尋處原來蓮女在學堂裡听得
法鼓却是能仁寺長老講經說法一逕走入寺中一看

果然長老升座說法蓮女分開人衆直到法座下高聲

問曰

龍女八歲獻寶珠得成佛道奴今七歲無寶珠得成佛

否蓮女道罷長老不荅乃手劃一箇圓像言曰你還見

麽蓮女見了正欲再問只見張待詔你女兒又去能仁

寺問長老連忙赶去抱了便走回家道你如今風了被

人笑耻自此之後年去月來再不交女兒入學每日只

在家做些花賣做生活了過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

年去月來看看長成十六歲生得端妍少貌有十分顔

色忽然時遇元宵家家點放花燈不拘男子婦人都上

街看燈不在話下當日正是正月十五日元宵隣近有

幾家老成的婦人相呼相喚看燈因此叫女兒同去於
是衆簇着迤邐長街遊看直箇好燈怎見得

笙簫盈耳絲竹聒街九衢燈火爍樓臺三市綺羅
盈巷陌花燈萬盞只疑吹下滿天星仕女雙攜錯
認降凡王母隊燈下往來翠女歌中相鬪綺羅人
幾多駿騎嘶明月無限香車碾暗塵

當下蓮女和街坊婦人女子往來觀看花燈來到能仁
寺前扎箇鰲山點放諸般異樣燈火山門大開看燈者
不分男女挨出擁入蓮女見也不顧街坊婦女挨將人
去看燈直箇好燈三門兩廊有萬盞花燈照耀如同白
日蓮女和衆人相挨失了街坊婦女々々不見了蓮女却

走到觀音堂前只見兩箇和尚鋪着白藍抄化錢買燈油蓮女挨向前看着和尚道和尚々々我問你能仁寺中許多燈那一碗最明和尚見問得蹺蹊便回言道佛殿上燈最明蓮女又問曰

佛燈在佛前　心燈在何處

道罷和尚答不來只叫却非々々被蓮女搶上前去和尚頭上削兩箇栗暴削得火光迸發和尚捧了頭叫苦呀々這小娘子到好硬手我不曾相犯你々如何便打我蓮女道還我問頭來和尚都波了去告長老蓮女又到佛殿上見兩箇和尚在那里便兩隻手扯住問道能仁寺許多燈那一碗最明那和尚猛可地乞他捽住蓮

忙應他只有佛殿上燈最明蓮女又問道

　佛燈在佛前　心燈在何處

蓮女道罷和尚荅不來只叫却非〻〻被蓮女搶上前去和尚道我不理會得蓮女道你不理會得要你如何放了一隻手看着和尚臉上只一拍打箇大耳光和尚被打去告長老〻〻聽得道不須你門說我自知了這魔頭又來了惱我連忙叫侍者擂鼓升法座又有那好事多口的道小娘子長老升法座你可去問他蓮女見說一氣走來法座下衆僧都隨着惠光禪師坐在法堂上年紀高大十分精神端的是羅漢聖僧怎見得

雙眉番雪碧眼橫波衣披六幅烈火鮫綃柱杖九

環錫杖霜姿古貌有如南極老人星鶴骨松形好似西方長壽佛料應元寂光中客定是楞嚴會上人

惠光長老坐定用慧眼一觀見蓮女走到法座下合掌却欲要問長老不等他開口便厲聲叫曰且住你受我四句偈言

衲僧不用看他燈　自有靈光一點明
今日對君親說破　塵塵剎剎放光明

道罷蓮女聽了便答四句

十方做箇燈毬子　大地將爲臘燭臺
今日我師親答問　不知那箇眼睛開

道罷又曰你還我燈麽長老答曰

照天照地　　天地俱明

蓮女又問曰照一席大衆也無能令衆人明否長老答

曰着然々々蓮女又問道照見幾箇長老答曰照見一

箇半箇蓮女問曰一箇是誰半箇是誰長老道一箇是

我半箇是你蓮女曰借吾師法座來與你講法長老曰

且去尋箇漢子來還債道罷蓮女通紅了臉衆人都和

起來有等不省得的便罵道這和尚許大年紀說這等

的話有一等曉得的便道是禅機人皆不知正如此說

只見同來的婦人女子入法堂來尋見了蓮女領了道

何處不覔到君是不見你時交我門回去怎的見你爹

娘說罷衆婦女簇擁回來却不說寺中之事各人吁了安置散了這日之後蓮女只在門前做生活若有人來買花便去賣再不開管這蓮女漸〻生長得堪描堪畫從來道女大十八變這女娘子方年一十七歲十八大有顏色張待詔點一鋪茶請街坊吃與女兒上頭〻〻之後越覺生得好怎見得

精神瀟洒容顏方二八之期體態妖嬈嬌豔有十分之美鳳鞋穩步行苔徑襯雙足金蓮玉腕輕擡分花陰露十枝春笋勝如仙子下凡間不若嫦娥離月殿

這蓮女年一十七歲長得如花似玉每日只在門首賣

花開便做生活街坊有箇人家姓李在潭州府里做提控人都稱他做押錄却有箇兒子且是聰明俊俏人都叫他做李小官人見這蓮女在門前賣花每日看在眼裡心雖動只沒理會處年方一十八歲未曾婚娶每日只在蓮女門前走來走去有時與他買花々々不論價一買一成或時去閑坐地看做生活假托熟問東問西用言撩撥他不只一日李小官思々想々沒做奈何廢寢忘飡也不敢和父母說因此害出一樣証候叫做相思病看々的懨々黃瘦了不間便有幾声咳嗽每日要見這蓮女沒來由只是買花々々多了沒安處擇得房中滿壁都是花一日三三日九看々病深着了床不能

起父母見了心荒便請太醫調治服藥不能痊可你道
這病怕人乃是情色相牽若兩邊皆有意不能完聚者
都要害倒了方是謂之相思病若女子無心男子執迷
了害的不叫做相思病喚做骨槽風今日李小官却害
了此病正是沒奈何處如何見得這病怕人曾有一隻
詞兒說得好正是
　四百四病人可守惟有相思難受不疼不痛惱人
　腸漸漸的交人瘦愁怕花前月下最苦是黃昏時
　候心頭一陣癢將來便添得幾聲咳嗽
且說李小官人想這蓮女害得着了床父母荒了有媽
媽來看他只見房里滿壁的花都插着異樣奇花也不

曉他意又不好問他思量半晌便問他道原何有這許多花朵小官言答媽媽你不知我買來供奉和合利市哥哥的娘道你是胡說便做供養也不消得許多必有緣故你有甚麼事實對我說小官只不肯說別了面皮朝裡壁睡了媽媽只得出來與丈夫商量便叫妳子來分付你去房裡款曲可問他是何原故妳子道不必分付我自有個道理哄漏其情回覆妳子說罷便入房裡來將藥遞與小官吃自言自語道官人這病蹺蹊你實對我說我自有個道理方便你處你不要瞞我這病思量老婆了氣血不和以致害得如此那小官見說道妳子莫笑我實不相瞞你我有一件事只是難說妳子道

說不妨此間別無一人小官人道只爲一箇冤家惱得我過活不得妳子道又是苦呀却是甚麽冤家莫不是負命欠錢的冤家小官人道不是這箇都只爲我們隔壁過三五家張待詔有箇做花的女兒呌做蓮女十分中我意因他引動我心使我神魂蕩漾廢寢忘食日夜思之你不見我房裡插滿花枝因此上起妳子听了呵呵大笑道有何難哉我與員外媽媽商量了完成此事這一段姻緣道罷出房來堂前見了押錄媽媽把件事說了一遍李押錄道媽媽如何是好他是做花的手藝人我是押錄不是門當戶對媽媽道要孩兒好只得將高就低倘若不依他孩兒有些失所悔之晚矣李押錄

見媽〻說只得將就應允了便請兩箇官媒來商議道
你兩箇與我去做花的張待詔家議親二人道領鈞旨
便去走到隔壁張待詔家與他相見了便道我兩箇是
喜虫兒特來討茶吃賀喜事張待詔多蒙顧管且請坐
吃茶罷便問誰家小官人二人道隔壁李押錄小官人
張待詔道只是家寒小女難以攀陪二人道不妨張待
詔道只憑二位二人道他不嫌你家你若成得這親事
他養你家一世不用憂柴憂米了夫妻二人見說甚喜
就應允了兩箇媒婆別了出門回報李押錄〻〻見回
覆肯了大喜隨擇一日下財納礼與鴈傳書選揀吉日
成親小官人見應承之後百病皆散將息復舊唇紅齒

白不覺時光似箭日月如梭早是半年之上日期李押錄着兩箇媒人到張宅說親近新冬日子十五日好這張待詔有一般做花的相識都來與女兒添房大家做些異樣羅帛花朶插在轎上左右前後也見得我花里行肆不在話下到當日李押錄使人將轎子來衆相識把異様花朶插得轎子滿紅因此至今留傳花灯轎兒令人家做親皆因此起當時轎子到門前衆人粧果得錦上添花請邀女上轎擡到李宅門前歇了司公茶酒儐會排列香案時辰到了司公念攔門詩賦口中道脚下慢行〻〻〻請新人下轎遂念詩曰

喜氣盈門歡声透戶珠簾綉幙低攔門接次只好

念新詩紅光射銀臺畫燭氤氳香噴金猊料此會
前生姻眷今日會佳期喜得過門後夫榮婦貴永
效于飛生五男二女七子永相隨衣紫腰金加官
轉職門户光輝從今喜氣後成雙盡老福祿永齊
眉
念畢請新人脚下慢請行時辰將傍不見下轎司公又
念詩賦曰
瑞氣氤氳祥雲繚繞笙歌一派声齊門闌喜慶彷
彿墜雲霓畫燭花随紅影沉檀薄熱金猊香風度
迎仙客唱迎仙客樂過雲低喜得過門後夫榮妻
顯永效于飛男才過子建女貌賽西施壽比南山

福如東海佳期從今後兒孫昌盛箇〻赴丹墀

司公念畢詩賦再請新人下轎三回五次不見蓮女下轎司公怕悞過時辰便叫張待詔媽〻自向前請新人下轎媽〻見說走到轎子邊隔着簾子低叫我兒時辰正了可下轎下來說罷里面也不應媽〻見不應忍不住用手揭起簾子叫幾声我兒又不應看蓮女鼻中流下兩管玉筯來遂揭了銷金蓋頭用手一搖見蓮女端然坐化而死只見懷中揣着一幅紙媽〻拿了放声大哭把將去衆人看上面有四句辭世頌曰

我本林泉物外人　偶將兩脚踏紅塵

明公若肯興慈造　便是當年身外身

當日衆人都驚呆了道不曾見〻〻〻真箇難得李押錄夫妻也没做理會處小官人也驚呆了道只是我没福張待詔只得擡到我家買口棺材斷送他也不枉了我家出箇無知識李押錄道使不得既嫁了我家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如何又扛回去我自斷送兩邊和氣了只見街坊立滿人都來看有來礼拜的也有合掌的正如此之間只見一簇人圍着一乘四人轎子那和尚分開人衆高聲在一柄青涼傘下扛着轎子叫道你兩家不要甚荒也不要爭斷送這娘子也不是你兩家人正是老僧徒弟我僧房中有龕子扛一箇來盛了看老僧與他下火點化這女子去好處安身說罷衆皆道好不

是這佛來如何計結張待詔夫妻二人磕頭礼拜道我師望乞指我女兒到好處去說罷惠光禪師急令從人回寺擡了龕子至李押錄門首扶蓮女入龕子扛去能仁寺法堂內停了做了三日功果至第五日扛去本寺後化人場當時李二家都來做齋拜了長老〻〻討條欃子立了打箇圓像與蓮女下火念下火文曰

可惜當年二八春不沾風雨共微塵如何兩脚番身去虛作閻浮一世人如今花已謝移根別處新百骨頭上生火焰九重臺上現金身曹娥女十四投江名傳天下龍女八歲成佛声動十方這兩箇女子風流怎比蓮女尚惜未嫁早死已知色是空

可惜未成花燭洞房且免得兒啼女哭

咄

一段祥雲成兩足　　逍遥直到梵王宫

惠光長老念罷須臾火着化了把骨殖送在寺中張待詔夫妻二人亦然棄俗出家不過三年夫妻二人成雙坐化而去善有善報蓮女即是無眼婆上後身子毋一門俱得成其正果作善的俱以成佛奉勸世人看經念佛不虧人

花燈轎蓮女成佛記終

曹伯明錯勘贓記

入話

二八佳人巧樣粧　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條玉腕千人枕　一顆明珠萬客嘗
做出百般嬌體態　生成一片歹心腸
迎新送舊多機變　假作相思淚兩行

話說大元朝至正年間去那北路曹州東平府管下東關有一客店這店主姓曹雙名伯明年三十歲渾家亡化止留下箇孩兒年十歲叫做驢兒這曹州城里有一箇妓者喚做謝小桃年二十二歲生得千嬌百媚是箇上廳行首伯明與他來往一年有餘伯明一心愛小桃

要娶他爲妻那小桃口裡應允終是妓者心不一原來他自有箇孫老喚做倘都軍與他相處五年小桃一心要嫁他爭柰倘都軍没錢因此還挨客不想伯明痴心要他一日來城裡和姑娘商議原來姑娘死了姑夫與兒子開着飯店當見姪兒來家同坐說話伯明言姑娘我今妻已死多年家中無人如今行首謝小桃要嫁我我亦要取他特地說與姑娘知之姑娘道姪兒不可取他々是花門柳戶之人心不一的別要箇良家的婦女這伯明不聽姑娘說作別回家自使錢倫禮立婚書討了謝小桃回家爲妻只因不信姑娘口爭些死非命正是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古語云

兩臉如香餌　雙眉似曲鈎

吳王遭一釣　家國一齊休

這曹伯明與謝小桃相聚過了兩個月餘忽日尚都軍來望謝小桃々々低々說與尚都軍道我和你要做夫妻容易這曹伯明每日五更出去接客只是不在家尋你去五更頭等他來時打死了他咱兩個永遠做夫妻却不是好尚都軍見說大喜道姐々此計大妙辭別去了不在話下却說五更頭有箇剪徑的喚做獨行虎宋林白日不敢出來只是五更半夜行走一日去一家偷

得此東西駝着正走到五更頭撞見曹伯明〻〻大喝一声道你是甚人宋林道你是甚人伯明道我是東關里開客店的曹伯明宋林曰曹伯明没事便休若事發不放了你道罷去了過了數日忽一日曹伯明到五更頭接客是冬月到得五里地時紛〻雪下等了一會雪下没客到迎風冐雪走回行得没一里路上被個包袱一絆倒伯明扒起來見了包袱自思若是有錢的那了由自可那没錢的那了憂愁病死便乃叫曰前面客人脱下包袱叫了十數聲没人來往雪又下得大天色巳晚只得跎了包袱回家敲門小桃開門見了包袱便問道那里的東西伯明道娘子我和你合該發跡才走到

五里頭見雪大沒客來走回來被這包袱絆一交起來叫人時沒人來往我只得跎回和你受用常言道

人無横財不富　　馬無夜料不肥

也是天賜與我你收過有分交伯明惹得煩惱正是

爭似不來還不往　　也無歡喜也無愁

古人有云

天听寂無聲　　茫茫何處尋

非高亦非遠　　都只在人心

話分兩頭却說曹州〻尹升厅忽東平府發文書來取曹州東關里開客店的曹伯明正身到來急與張千你可去捉拏曹伯明来無多時到堦前跪下州尹問你如

何嚇詐贓跎回家去從實招来伯明告相公小人不曾拏人東西州尹交打當拖番在地打了二十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淋伯明不肯招認欲道再問只見謝小桃跎着包袱来州厅上出首告道數日前曹伯明不知那里跎這包袱来家不知是誰的婦人特来出首伯明道你這烟花潑婦如此歹心我和你是夫妻你和別人做一路屈害我州尹大怒言贓計有了如何不招伯明再三苦告相公小人在五里路接客雪里拾得這包袱跎回並不知賊盜事情州尹不听六問三推伯明受不過這苦楚只得哭告謝小桃假意哭道我怕你乞打將包袱出首你便招了罷伯明罵曰潑賤人你害我死州

尹交將伯明枷了封了贓做了文書觧上東平府去有
分交個人去數千里外去安身立命正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在枯桑

當日兩個公人押伯明到姑娘門首伯明告姑娘曰當
初不信姑娘口今日被這娼妓與別人做路陷我々將
兒子寄在姑娘處我若死後望姑娘擡舉姪孫則個姑
娘安排酒食請了姪兒和兩個公人觧曹伯明并贓物
文卷到府厅交割了討了回文自回蒲左丞問曹伯明
你如何嚇詐賊贓從實供說伯明告言相公明鏡小人
在五里頭拾得包袱並不知賊情蒲左丞言現有賊首
宋林已打死他告你嚇詐他贓物々々現存如何賴得

伯明再三哭告小人爲討娼婦謝小桃爲妻致有今日屈害望相公做主蒲左丞听了言語心中疑或此事難斷且監差人去曹州拿謝小桃來有分得洗清了曹伯明冤屈正是

報應本無私　影响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爲事

却說公人逕來曹州拿了謝小桃到府蒲左丞交帶謝小桃上厅來跪下蒲左丞言你這娼婦快〻實說你與何人有姦排害曹伯明説得是實饒你罪名若一句不實先打死你這淫婦謝小桃抵賴不肯招說蒲左丞交揪下打一百打死了罷當下拖番打了十下小桃熬疼

不過告言相公委的與倘都軍来往情密後被曹伯明娶了妾因此與倘都軍設計交宋林將賍物放於地下待伯明跪回家陷害要謀妾為妻只此是實蒲左丞急差四個公人火速来曹州拿了都軍把淫婦收監一併問罪只因去那倘都軍有分交謝小桃入官為奴正是

凶惡若還無報應　天地神明必有私

次日捉到倘都軍押至厅前跪下蒲左丞不問事情咩姓打一百黃荆却問當時打得倘都軍皮開肉綻鮮血淋淋蒲左丞交取曹伯明謝小桃出来當厅判斷兩個跪在一邊倘都軍跪在一邊蒲左丞令倘都軍供招生情發意欲謀曹伯明性命一一供招蒲左丞執筆判這

倘都軍杖三十剌配三千里牢城不許還鄉謝小桃罰入官爲奴曹伯明公名無事發落寧家曹伯明拜謝蒲左丞神明報應曹伯明回家父子依舊開客店過了生世正是

畫龍畫虎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小說曹伯明錯勘贓終

錯認屍

入話　竟

世事紛紛難[illegible]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国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即今杭州是也在城衆安橋北首觀音庵有一箇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賽兒這喬俊看來有三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

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首交賽兒開張酒店僱一箇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常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買了胡桃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正行船因風阻一住三日風勝大開船不得忽見鄰船上有一美婦生得肌膚似雪髻挽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之乃問訪於稍工你船中是甚麼客人原何有宅眷在內稍工答言此言此建康府周巡檢病故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去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之侍妾也官人問他做甚喬俊言稍工你與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妾與人我情愿與也多些才礼討此人爲妾說得此事

成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稍工遂乃下船倉裡去問老夫人道小人告夫人跟前這箇小娘子肯嫁與人否見說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交這喬俊取了這个婦人爲妾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万貫家資一旦休

兩臉如香餌　雙眉似鉄鈎

吳王遭一釣　家国一齊休

老夫人當時對稍工道你有甚好頭腦說他若有人要取他就應成與他只要一千貫文便嫁與他稍公便言隣舡上有一販棗子客人要取一箇二娘子特交小人過舡來與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成了稍工回復喬俊說

夫人肯與你喬俊听說大喜即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便交稍公送過夫人舡上去夫人接了說與稍公交請喬俊過船來相見喬俊換了衣服逕過舡來拜見夫人夫人問了鄉貫姓氏明白了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相公已死家中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个官人爲妾即今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快活過了生世你可小心伏侍不可托大其婦與喬俊拜辭了老夫人〻〻與他一个衣箱物件之類却送過舡去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稍工喬俊心中十分歡喜乃問其婦你的名字叫做甚麽其婦乃言我叫作春香年二十五歲當晚就舡中與春香同鋪而睡次日天晴風

息浪平大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七日早到
此新關歇船上岸叫一乘轎子擡了春香自隨着逕入
武林門裡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了轎子去了喬
俊引春香入家內來自先走入家裡去與高氏相見說
知此事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其妻見了春香焦燥起
來丈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推故你只依我兩件事我
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事高氏啓口說出直交
喬俊有家難奔有国難投正是

没興賒得店中酒　災來撞着有情人
佳人有意郎君俏　紅粉無情浪子村
婦人之語不宜听　分門割戶壞人倫

勿信妻言行大道　男子綱常有幾人

當下高氏說與丈夫你今已取來了你可與他別住不許你放他在家裡喬俊听得言容易我自賃房屋一間與他住過高氏又說自從今日為始我再不與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飾衣服我自與女兒兩个受用不許你來討你依得麼喬俊沉吟了半晌心裡道欲待不依又難過日子罷罷乃言都依你高氏不語次日起早去搬貨物行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也揀个吉日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一應什物完备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喬俊收絲已完打點家中

柴米之類分付周氏你可奈淨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
如有急事可回去大娘家裡說知道罷運到家裡說與
高氏我明日起身去後多只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
照管周氏看夫妻之面女兒道爹〻早回別了妻女又
來薪住處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搭船登
途去了一去兩个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丈
夫回來看〻又是冬景至了其年大冷忽一日晚彤雲
密布紛〻揚〻下一天大雪高氏在家思忖丈夫一去
因何至冬時節只故不回說與女兒道這周氏寒冷饑
兒又病重不久身亡乃叫洪三將些柴米炭火錢物送
與周氏〻〻見雪下得大閉門在家哭泣只聽得敲門

只道是丈夫回來荒忙開門見了洪大工挑着東西進門周氏乃言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大工答言大娘見大官人不回計掛你無盤纏交我送柴米錢鈔與你用周氏見說回言道大工你回家去多々拜上大娘大姐此時大工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午時分周氏門首又有人敲門周氏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不因這人來有分交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

世間好物不堅牢　綵雲易散琉璃脆
賢愚痴蠢出天才　巧厭多能拙厭呆
正是閉門屋裡做　端使禍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越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听得有人敲門

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帶破頭巾身穿舊衣服便問
周氏道嫂子喬俊在家麽周氏答道自從九月出去還
未回其人言我是他里長今來差喬俊去海寧砌江塘
做夫十日歇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在家我替你們
尋个人你出錢雇他去做工周氏答言既如此只憑你
交人替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別出門次日飯後領
一个後生方年二十歲與周氏相見里長說與周氏此
人是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自小他父母俱喪如今專
靠與人家做工過日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
些衣服與他穿我看你家裡又無人可顧他在家不妨
周氏見說心中歡喜道委實我家無人走動看其人是

个良啻本分人遂謝了里長留在家裡至次日里長來吽去海寧做夫周氏取些錢鈔與小二跟着里長去了十日回來這小二在家里小心謹慎燒香掃地件〻當心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與一箇上廳行首沈瑞蓮來往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留恋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只恋花門柳戶逍遥快樂那知家裡賽兒病了兩个餘月死了高氏吽洪三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高氏立性貞潔自在門前賣酒無有半點狂心不想周氏自從安了董小二在到有心看上他有時做夫回來熱羮熱飯搬與他吃小二見他家無人勤謹做活這周氏如常涎鄧〻的眼引他這小二也有心只是不敢上

前一日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周氏交小二去買些酒果魚肉之物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去灶上盪一注子酒切些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灯就在房內床面前小二在灶前燒火周氏輕輕的叫小二道你來房裡來將些東西去吃小二千不合万不合走入房內有分交小二死無葬身之地正是

只因酒色財和氣　斷送堂堂六尺軀
僮僕人家不可無　豈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蹺蹊事　瞞却堂堂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和你吃兩盃酒今夜就和你做了夫妻好麼小二道不敢周

氏罵了兩三声蛮子周氏雙手把小二抱到床邊而坐便将小二扯過懷中解開主腰兒交他摸胸前麻團也似白妳小二淫心蕩漾便将周氏臉摟過來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内任意快樂周氏将酒篩下兩箇吃一个交盃盞兩人合吃五六杯周氏道你在外頭欺我在房内也是自歎寒冷難熬你今無福不依我的口小二跪下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多時了只是不敢說今日娘子擡舉小人此恩殺身難報二人說罷解衣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樂不必說了天明小二先起來燒湯洗碗做飯周氏方起梳粧洗面罷吃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却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隣舍皆知此事無人閑
管却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听得閑人
說周氏與小二通奸放心不下因此交洪大工去與周
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邊家火周氏見洪大工說此事
回言道旣是大娘好意今晩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
工自回家去了周氏便呌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回家
你今却如何小二便答娘子大娘家裡也無人小人情
愿與大娘家送酒走動一來只是不好與娘子快樂不
然就今日折散了說罷兩箇摟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
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裡
我自與大娘說留你在家暗地裡與我快樂且等丈夫

回來再做計較小二見說才放心歡喜回言道万望娘子用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先挑箱籠大娘家來捱到黃昏洪大工提个灯籠去接周氏々々取其鎖々了大門同小二回家正是

非蛾投火身須喪　蝙蝠投竿命必傾
為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吃人

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見了高氏々々道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如何帶小二歸來何不打發他去了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如留他在家使喚待得丈夫回時打發他未遲高氏是箇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

家中我自照管着他有甚皂絲麻線遂留下交他看店討酒坛一應都會得不覺又過了數月周氏雖和小二有情終久不比自在之時兩箇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大娘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乃言大娘和不將大姐招小二爲婿卻不便當大娘听得大怒駡道你這賤人好無志氣我女兒招顧工人爲婿周氏不敢言語乞這大娘駡了三四日大娘只倚着自身正大全不想周氏與他通姦故此要將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滅門之事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古人云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

一年有餘出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欺負洪三
或早或晚見了玉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
玉秀被這小二姦騙了其事周氏也知只瞞着大娘似
此又過一月其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
浴大娘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妳大乞了一驚待女兒穿
了衣裳叫這女兒到面前問道你乞何人弄了身体這
妳大了你好〻實說我便饒你玉秀推托不過只得實
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脚叫苦這事都是這小婆娘
做一路壞了我女孩兒此事怎生是好欲待声張起來
又怕嚷動人知苦了女兒一世之事當時沉吟了半晌
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只除害了這蠻子方纔免得人知

不覺又過了一月忽值八月中秋節到高氏交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高氏周氏玉秀在後園賞月叫洪三和小二別在一邊吃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賞了兩大碗酒小二不敢推辭一飲而盡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有酒自去酒房裡睡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計策當夜便是

東嶽新添枉死鬼　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便與周氏說我只管家事買賣我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你兩个做一路故意交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交我怎的見他分說我是个清清白白的人如今討了你來被你玷辱我的門風

如何是好我今與你只得没奈何害了這蠻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倘丈夫回來你與我女兒俱各免得出醜各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賤人與他通姦因此壞了女兒你還恋着他周氏乞罵得没柰何只得去房裡取了麻索遞與大娘〻〻接了將去小二頸項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縛了一箇更次絞不死小二叫起來高氏急無家火在手邊交周氏去灶前捉把劈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腦漿流出死了高氏與周氏商量好却好了這死尸須是今夜發落便好周氏道可叫洪三起來將塊大石縛在尸上馱去丢在新橋河里水底去了待他尸首自

爛神不知鬼不覺高氏大喜便到酒作坊裡叫起洪大工來大工走入後園看見了小二尸首道法除了這害最好倘留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的口面周氏道你可趁天未明把尸首䭾去新河裡把塊大石縛住墜下水裡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到小二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又無人來尋望如今且除了一害洪大工䭾了尸首大娘將灯照出門去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工䭾到河邊掇塊大石綁縛在尸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裡這河有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踪跡洪大工回家輕輕的閉了大門大娘子與周氏各回房內睡了高氏雖自清

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知其情只可好々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此事今來千不合万不合將他絞死後來自家被人首告打死在獄滅門絕戶且說洪大工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店大娘子依舊在門前賣酒王秀眼中不見了小二也不敢問周氏自言自語假意道小二這廝無礼偷了我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王秀自在房裡也不問他那隣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與不在高氏一時害了小二性命疑決不下早晚心中只恐事發終日憂悶過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湖閘边有箇做靴的皮匠姓陳名文

一妻程氏五娘夫妻兩口兒止靠做靴鞋度日此時是十月初旬這陳文與妻爭論一口氣走入門裡蒲橋边皮市裡買皮當日不回次日午後也不回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个在家煩惱将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裡問人遥到皮市裡來問買皮店家皆言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裡了有多口的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我丈夫頭帶万字頭巾身穿着青綃一口中一月前說來皮市裡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衆人道你可城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衆人遶城中逢人便問一日並無踪跡過了兩日

吃了早飯又入城來尋問不端不正走到新橋上過正是事有湊聞物有故然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哄說道有个人死在河裡身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程五娘听得說連忙走到河岸边分開人衆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漂浮一个死尸穿着青衣服遠〻看時有些相像程氏就乃大哭道丈夫緣何死在水裡看的人都呆了程氏又乃告衆人那个伯〻肯與奴家拽過我的丈夫尸首到岸边奴家認一認看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當時有一箇破落户叫名王酒〻專一在街市上幫閒打哄賭騙人財這厮是个潑皮沒人家扎他當時也在那裡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便乃向前道小娘

子我與你搜過尸首來岸边你認看五娘哭罷道若得伯〻知此深恩難報這王酒〻見隻過往舡便跳上舡去叫道稍公你可住一住等我替這个小娘子搜這尸首到岸边當時王酒〻搜那尸首來王酒〻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尸首口裡不說出來只交程氏認看只因此起有分交高氏一家死于非命直叫

高氏俱遭囹圄苦　好色喬郎家業休
閘裡鑽頭熟處歪　遇人猛惜受錢才
誰知錯認尸和首　惹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〻在舡上将竹篙推那尸到岸边來程氏看時見頭面破肉却被水浸壞了全不認得看身上衣服

却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〻大哭告言王酒〻道煩伯〻同奴去買口棺木來成了却又作計較王酒〻便隨程五娘道緒堂作仵作李團頭家買了棺木叫了兩个火家來河下撈起尸首盛了棺内就在河岸边存着那時新橋下無甚人家住每日只有舡隻來往程氏取五十貫錢了王酒〻王酒〻得了錢一逕來到高氏酒店門前以買酒為名便對高氏説你家原何打死了董小二丢在新河橋内如今泛將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里走一个來錯認做丈夫尸首買具棺木盛了改日却來安葬大娘子道王酒〻你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我首飾衣服在逃追獲不着那得這話王酒〻道大娘子

你不要賴𦚋了別人不要瞞我你今送我些錢鈔買求
我便等那婦人錯認了去你若自賴不與我々就去本
府首告叫你乞一場人命官司高氏听得便罵起來你
這破落戶千刀万剮的賊不長俊的乞丐見我丈夫不
在家今來詐我王酒々被罵大怒便投一个去處有分
叫喬家一門四口性命能殺的婦人道底無志氣胡乱
與他些錢鈔也不見得此事

雪隱鷺鷥飛起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一毫之惡勸人莫作　衣食隨緣自然快樂

當時高氏千不合万不合罵了王酒々這一頓被那廝
走到寧海郡安撫司前叫起屈來安撫相公正直厅上

押文書叫左右叫至厅下問道有因屈事王酒々跪在厅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鄰居有一喬俊出外爲營未回其妻高氏與妾周氏一女玉秀與家中一雇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故把董小二謀死丢在新橋河裡如今泛來小人去與高氏言說反被本婦百般辱罵他家有个酒大工叫做洪三敢是同心謀害小人不甘因此上叫屈望相公明鏡昭察安撫听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了公文差兩个牌軍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火急到厅當時公人逕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玉秀洪三四人鬨了大門取鎖々了大門同到安撫司厅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

蔡州人姓黃正大為人奸狡貪濫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告小二拐物在逃不知去向吏人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曉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荊血流滿地打熬不過只得招道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奸後搬回家奸了王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辱滅了門風于今八月十五日夜賞中秋月交小的同小二兩个在一邊吃酒我兩个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門边叫小的去後園內只見小二尸首在地小的馱去丢在河內回家小的問高氏因由高氏被將前事說道二人通同奸騙女兒倘怨丈夫回日怎的是好我

今出于無柰因此赶他不出去又怕說出此情只得用麻索絞死了小的是个老實的人說道看這厮忒无理也徒害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尸首䭾在新橋河边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是實話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畫字二婦人見洪三巳招驚得魂不付体王秀抖做一塊安撫叫左右將三个婦人過來供招王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與小二有奸毋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來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強抱到後園奸騙了奴身到八月十五日如果吃酒賞月毋高氏先叫阿奴去房內睡了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安撫又問周氏你既與小二有奸緣何將女孩兒

壞了你好〻招成免至受苦周氏兩淚交流只得從頭一〻招了安撫又問高氏你原何謀殺小二抵賴不過從頭招認了都押下牢監了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次日差縣尉一人帶領仵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檢尸當日鬧動城裡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肩擦背不計其數一齊來看

險道神脫了衣裳　這場話榜不小

喬俊貪淫不可論　故交妻女受奸情

只因酒色亡家国　豈見詩書誤好人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河下打開棺木取出尸首檢看明白將尸放在棺内縣尉帶了一干回話董小二

尸雖是斧頭打碎頂門麻索絞痕見在安撫吽左右將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俱是昏暈復醒取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王秀洪三俱用鐵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王青隨衙听候且說那皮匠婦人也知得錯認了再也不來哭了思量起來一場惶恐巳時不敢見人這話且不說再說王秀在牢中湯水不吃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洪三看〻病重獄卒告知安撫〻〻令官醫〻治不痊而死止有高氏渾身發腫擔瘡疼痛熬不得飯食不吃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怜不勾半个月日四个都死在牢中獄卒通報知府與吏商量喬俊久不回家妻妾在家謀殺人命本該償命因身人等

俱死具表申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圣旨一到開讀道因身俱以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尸首又无苦主親人燒化了罷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尸首不在話下却說喬俊合當窮苦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然不知家中之事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虔婆常常發語道我女兒恋住了你又不能接客怎的是了你有錢鈔將些出來使用无錢你自離了我家等我女兒接些客人終不成餓死了我一家罷喬俊是个有錢過的人今日死了錢被虔婆赶了數次眼中淚下尋思要回鄉又無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泪下也哭起來道喬郎是我苦

了你我有些日前趲下的零碎錢與你些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若有心到家取得些些錢再來走一遭喬俊大喜當晚收拾了舊衣服打了一个衣包沈行首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喬俊打在包內別了虔婆厭了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个不忍分別且說喬俊拾路搭舡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个相識舡家宿歇明早入城其舡家見了喬俊乞了一驚道喬官人你如何恁的不回一向在那里去了你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个雇工人有奸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怎的又與女兒有奸我听得人說不知爭奸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雇工人酒大工洪三將尸放在新橋河內

得了兩个月尸首泛將起來有一个皮匠婦人來錯認了又有人認得是你家雇工人的尸首〻告在安撫司捉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并酒大工洪三到官拷打不過只得招認監在牢裡受苦不過如今四人都死了朝廷文書下來抄扎你家財產入官你如今投那裡去好喬俊听罷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水雪來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語言不得那船主人排些酒飯與喬俊吃那裡吃得下兩行珠淚如雨收不住哽咽悲啼心下思量今日不想我閃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如何是好番來復去過了一夜次日黑早起來辭了船主

人背了衣包急々奔武林門來到近着自家對門一个
古董店王将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俱折沒了止有
一片荒地却好王将仕開門喬俊放下衣包向前拜道
老伯々々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模樣王将仕道喬官
人你一向在那里不回喬俊道只爲消折了本錢歸鄉
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将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
道賢姪听老身說你去後家中如此々々把從頭之事
一々說了只好笑一个皮匠婦人因丈夫死在外边到
來錯認了尸却被王酒々那厮首告害了你大妻小妾
女兒并洪三到官被打得好苦惱受疼不過都死在牢
裡家產都抄扎入官了你如今那里去好喬俊听罷兩

淚如傾辭別了王将仕上南不是落北又難嘆了一口氣道罷〻〻我今年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妾俱喪了去投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一湖清水便跳投入水下而死這喬俊一家人口深可惜哉至今風月江湖上千古漁樵作話傳尸首不能入棺帰土這个便是貪淫好色下場頭

如花妻妾牢中死　似虎喬郎湖內亡

只因做了虧心事　万貫家財屬帝王

小說錯認尸終